

書齋志異

——
映芝散文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書齋志異

——
映芝散文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8635

978635

书斋志异

映 芝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787×1092 $\frac{1}{32}$ · 4 $\frac{1}{8}$ · 85,8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01 204 书号: 10309-21 定价: 0.68元

作者简介

旅美作家应文婵女士，笔名映芝，浙江省慈溪县人。十岁时告别故乡，进上海民立女中就读。嗣后，深造于上海复旦大学。婚后与丈夫沈志明在上海创办启明书局，出版新文学丛书、青年实用参考书以及英汉小辞典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转道台湾赴美考察出版事业。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图书管理学，学成而后任职于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中文部。

作者自幼酷爱中国文学，在长期中，挥毫频频，著有《月未圆》、《闲笔集》及《闲吟集》等书。近年间，她撰写的小说、散文等，发表在美国纽约《华侨日报》副刊上，备受广大读者欢迎。

目 录

书斋志异	(1)
对“中国周末”的感想	(9)
赴墨西哥看别出心裁的斗牛	(11)
人类知识的宝库	
——胡佛研究院简介	(14)
谈“伤痕文学”	(17)
八年抗战困孤岛	(20)
几人终偿淘金愿?	
——美国金矿城纪游	(27)
同声一笑	(29)
痛战! 哀战!	(31)
作家访问团在美国史大	(32)
花中英豪——海棠	(34)
《红楼梦》与我	(36)
友情深似海	41
墙, 快拆除!	(44)
悼念作家徐訏	(46)
一片温情	(48)
秋月思乡情绵绵	(49)
抒怀曲	(53)
记红学家讲《红楼梦》考证	(55)

花开花落	(57)
草木情	(61)
灯下随笔	(64)
丰子恺先生的画和字	(65)
观画怀旧	(66)
牛尾风波	(68)
谈“情”	(72)
从大陆之行说起	
——琐谈《红楼梦》	(74)
回忆黄金时代二三事	(76)
杨柳岸渡口畔	(86)
桂枝飘香的时节	(89)
撞车记惊	(93)
人猫亲	(96)
谈贾宝玉的感情	(99)
美国大选的政治花招	(107)
雨天的情趣	(109)
千万和春住	(111)
文化事业中一段掌故	
——忆述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	(114)
梦中梦	(118)
我有过一次冬眠	(121)
记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博物馆	(125)

书斋志异

我有个好朋友，她最爱讲述有趣而怪诞的故事。她平日很文静，不善交际，讲起故事来却娓娓动听。她与我的面貌、身材、动作、声音都很相似，假使两人梳了一样的发型，穿了一样的服装，那么，谁眼力再好也辨别不了。她曾讲给我听她小时候的一段故事：

我童年时在故乡，住屋的西边有幢藏书楼，门上刻着“书斋”二个大字。建筑古雅，内有四大间，但是经年不见有人进去。我们一伙小孩子，就象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似地喜欢去那里玩耍，时常玩捉迷藏什么的。室内有许多书架，上面放着一册册一叠叠的书本，象城墙一样，我们就在书架之间穿来穿去地奔跑游戏，玩得好热闹。一天被王妈找着了，她紧张地说：“快快回去，以后不可再来，这里有……鬼呀……”阿生看见过一团闪亮的青光，一跳一蹶的……”一伙小孩子听着听着都吓呆了，脸色发白，顿时游兴消失，但我却一点不怕，反而觉得稀奇有趣。阿生是我家的长工，他搞打扫书楼和庭院等杂役，就住在后面近北园的一间小屋里。一天，我在二门口碰见了，我立刻问他：“阿生，王妈说你在书楼里见过发青光的一团团东西，真的么？”他一本正经地回答“真的，时常看见呢！……”他坐下来，坐在一把旧竹椅上，手里一支旱烟点上了，慢慢地说：“自你父亲去世后，五、六年来这书楼就只有我一

人进去打扫，我要是晚上进去，就常看见一道道一亮一闪的青幽的光，不过三、五寸长，那么灵活轻巧地在蹦跳着，远看是一团，细看却有点儿象人形，蹦着跳着忽然钻进书页里去”。他吸了一口旱烟，接着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能听见他们在吟诗、读书、喝酒或谈话的声音”。我说：“这真太有趣了，我也要去看看！”阿生忙摇头道：“你可别去呀！也许他们对我已经熟悉，一切无忌讳了”。此后不久，我随母亲离开了故乡，但是心中一直念念不忘这群怪诞而又神秘的东西。我听人家说：人死后，人的魂魄离开躯壳而独立存在着，它是永不熄灭的。一缕魂灵，那么活跃而轻巧，灵犀一点通，幽光闪亮，智慧超人……我肯定阿生所说所见的，就是撰书作家的灵魂无疑。

我的朋友讲到这里，现出又兴奋又茫然的神情。我俩相对一笑，喝了一杯咖啡，她又继续说：“我一年年长大了，我爱看书，看的是小说、诗歌，因为书不象一个碗、一块布料，书里有人，会说，会笑，是活的。每本书有它本身的生命，也有作家的灵魂，还有作家塑造的人物的灵魂，西方人有一句俗语：‘毁灭一本书，等于杀死一个人’。”我点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来到美国后，我在这图书馆工作，碰见了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每天与书为伴，书一本又一本的，在我们眼底、手中过，我们也常常下书库去，几万卷藏书的书库，真是与几万个作家的灵魂在接触（文艺作品的作者，有百分之八十已辞世）。我早已对你说过了，我们的工作，就等于在查鬼、寻鬼、晤鬼，有哪一天不与鬼打交道？鬼就是灵魂，灵魂有时也会显形象个人，许多读者中，或许

有的就是灵魂也未可知，所以，图书馆里真是阴阳相处，鬼魂多于人，人鬼难分呀！”这时我骤然有所感触，于是说：“我们人的智力和视力有限，不可能知道灵魂世界里的所有一切活动，在这不计其数的作品、故事外，一定还有数不尽的故事在发生。这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但，我们不妨动一动脑筋去想象。”我的朋友听了就说：“那我就来讲些灵魂世界中有趣的故事吧！”我说：“好极了！”她如数家珍般地在讲述，我握笔一一记录下来：

一九八三年的元旦日，这所中文图书馆的大门关闭着，显得格外静寂，但在地下室的书库里忽然闹腾起来了，那些诗词架上的作家们的灵魂，在书页中一跃而出，他们自由自在、兴高采烈地在活动。李白，这位豪放不羁的诗仙，手中端着一杯威士忌，他喝了一口，但觉酒味还不及中国的米酒好，无聊得很，于是在校院门前散步，吟着“举杯消愁愁更愁。”忽见王维回来了，当初他去美国寻找桃花源，不料一次又一次总是找不着，大失所望而归，他将李白的杯中物一饮而尽，随口吟道：“下车饮君酒，问君何所之？”李白叹道：“来此不得意，归卧南山陲。”杜甫一早就在阅览室里看了两本新诗，觉得味同嚼蜡，也出来散步。他对近 come 国内外的环境，有着满怀感触。他慢慢地走着走着，觉得有点疲乏，就坐在石凳上休息。抬头观赏景色时，忽见迎面走来一位矮矮胖胖的老头儿，再一看，原来是王云五。王老向他道贺握手后，两人坐下来闲聊。

杜甫轻轻叹气说：“近年来美国经济衰败，商业极不景气，老百姓中也有吃不饱、露宿街头的惨状，您老兄是经济学家，有何妙策，可使经济复呈繁荣？”王云五听到杜甫

提及经济问题，心中一怔又一惊，想起当年他策划的金元券——印着好几个圈圈的薄纸，竟用打老虎的恐吓威胁性手段，逼使老百姓以黄金来兑换，多少家庭一夕间倒了大霉，落得个倾家荡产，有发疯的，也有人自杀的。他为国民党囊括了数不清的财富，目的在于讨蒋介石的欢心，俾能升官发财。但他的灵魂也很不安，这时，他涨红了老脸，面对着这位忠诚的以爱国爱民为怀的杜甫，一时竟答不出话来，倒象个女孩儿忸忸怩怩地说：“经济是很复杂的学问，很难处理。”聪明的诗圣早已明了他的心理了，他带着微笑说：“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杜甫睨视着他，又叹了口气。王云五满肚子不高兴，自叹元旦出门不利，吃了这位诗圣的暗箭。但他老奸巨滑，有一套吹拍的真功夫，他向杜甫恭维了一番，临别时还约他日请他去旧金山中国城饮茶，尝尝广东点心的美味。

多情诗人李商隐，在这个太现实的美国社会里，他情感淡漠，再也吟不出“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类迷惘幽雅的诗句来了。平日他贪睡，今晨时值元旦，也就起得很早，口中吟着他的一首旧诗：“风露澹清晨，帘间独起人，莺花啼又笑，毕竟是谁春？”他梳洗完毕，穿得很整洁，信步走向餐厅去。远远望见苏轼老先生端正地坐着喝酒。苏翁虽是宋朝的诗人，比他晚，但在灵魂世界里，前后老少一律不分，非常自由。苏轼雪白的头发，红润的脸颊，假使穿上一件红衣，真象美国的圣诞老人。李商隐走近他，先向他恭贺年禧，继而吟道：“寂寂东坡一老翁，白发萧疏满霜风。”苏翁接着吟道：“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焉知是酒红。”苏老先生俏皮幽默，倒称商隐为小儿了，这

使商隐啼笑皆非。二人正在举杯痛饮时，忽见曹雪芹走来，他笑着说：“我正酒渴呢，快给我一杯！”苏老忙说：“欢迎，欢迎！老弟请坐下！”同时随手倒了一杯白兰地，雪芹举杯一饮而尽。等第三杯酒落肚，他的兴致更高了，侃侃而谈，感叹地说：“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红学专家。所谓红学家，就是写一、二篇《红楼梦》中的事情的文章。还有一派是考证家，埋头多年在考证我的家世。发掘曹氏家谱，追溯到一世祖曹良臣，又往下数到第二十世，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于我生身父母及妻子、继室，还是没有点儿证实，岂不是白费心血？”商隐接着说：“在人间，人们就喜欢干这种事儿，他们对我的诗，也在七猜八猜，牵强附会，自以为是个评论家呢！”雪芹洪量，三杯酒落肚，又喝第四杯，趁着酒兴话愈说愈多。

他说：“我想去告诉红学专家，我的父母、妻子和继室究竟是谁，可了却一件心事”。苏老一听，风趣地说：“那么，这班红学家此后就将没事干了，失业了。雪芹，你是想学美国里根裁员么？”一时三人哈哈大笑。雪芹忽又高兴地说：“宝玉与黛玉已结婚了，他俩今晨飞往北京度蜜月，住在香山饭店呢！”苏老闻言大悦，高声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可喜可贺！”但李商隐默然不语，似有伤心事，他与他婚前的恋人呢？始终没能团圆。雪芹很同情他，忽忆起他的几句诗：“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他轻轻叹口气道：“商隐仍是‘一寸相思一寸灰’，嚼着苦味度日”。苏老说：“我约你们二位下月同去北京走一趟吧！”“那就住在怡红院里吧！”“好，好！”雪芹起身告辞，匆匆走出图书馆门口，背后忽有人一拍，回头看时，

原来是胡适博士。二人本是老相识，亲热地握握手。胡适轻轻地在他耳边说：“雪芹，我刚才听你在说，要告知你生身的父母是谁，妻子和继室是谁，你何不早告诉我？那时候只有我一人搞考证《红楼梦》的工作，现在有这许多人在研究，你去告诉哪一个好呢？而且，一个说‘是’，另一个却说‘不是’，我提出个考证，他举一个反证，争论纷纭，这又何必呢……”雪芹听了他这番话，似乎有点儿道理，就说：“高见极是，待我考虑考虑，若是一个也不告诉，那就让它永远成个‘谜’也好！”上半生治学，下半生从政的胡适，他的几句话，也许能把雪芹的主意给改变了。胡适非常得意，笑咪咪地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这是孙中山和周恩来召集的讨论中国统一问题的会议。到会的都是军政首要，时间到了，不能多谈了”。二人匆匆握别。雪芹一人在校园踱步，迎面来了徐訏，他叼着一支烟，轻微咳了一声，他与雪芹虽是新交，但很谈得来，一见如故。他俩边走边谈，谈到创作的技巧，谈个没完。

我的朋友讲到这里，她说：“我口渴得很！”我也放下笔。我俩喝了茶，我问她：“故事真有趣，是不是讲完了？”“还有呢！”她休息片刻，又继续讲下去：

在书库，小说类的书架上，鲁迅的灵魂亦从书页中走了出来。

阿Q是最喜欢凑热闹的人，当此佳节，岂肯放过。他的灵魂也从书架上跳了下来，想到鲁迅老先生为他写传记，真是恩典！今天元旦，该去向他拜个年。阿Q脑后仍然拖着那条长辫子，身穿一件旧得褪色的蓝布长衫。他今天好象特别高兴，一高兴就要学着大老爷走方步子的姿态，慢

吞吞地一摇一摆，走到鲁迅前面磕头道：“阿Q 给先生拜年……”鲁迅理解阿Q对他是忠心诚意的，因此他说：“你又来凑热闹啦！”阿Q咧着嘴笑嘻嘻，毕恭毕敬地站着，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鲁迅看见他的好朋友老舍来访，二人谈起当前的文坛动态。鲁迅说：“近来有个新名堂叫什么‘伤痕文学’，你觉得怎么样？”经他一问，老舍便随兴而谈了：“这是描写大陆上‘文革’时期惨痛的小说，我觉得这却便宜了海外的编辑先生们了，这些作品，不论左派右派都予以转载。左派热烈赞扬国内文学杰出。右派呢，为彼所用，借题发挥，对大陆竭力攻击。无形中染上了政治色彩”。鲁迅点头说：“高见很对，这不过是过渡时期的点滴，两峡统一后就会消失的。”老舍叹了一口气，又说：“‘伤痕文学’，我却要称它为‘冷气文学’，因为海外的编辑先生们将大陆文坛当作‘冰箱’使用了，如同家庭主妇，到了吃饭时候，只要拉开冰箱的门，鸡蛋、牛奶、白塔油、鸡、肉、水果都有，任自己选择着果腹，多么方便！”鲁迅听了大笑道：“老舍，你的幽默仍不减当年啊！”二人又讨论有关海外文学的前途。鲁迅说：“近年来海外中国人愈来愈多，中文杂志、报纸也不少，这是好现象。中国人在海外是少数民族，搞文艺的是少数中的少数，时至今日，其作者、编辑以及读者，就年龄而言，他们是中年、壮年和老年人。年青的都奔向科学园地去，连中文也不认得了。”老舍为之感叹，他说：“海外中国文学的前途令人担忧！这么一块狭小可爱的园地，希望有人辛勤耕耘。”

我抬头一看，我的朋友不见了。她就是有这不好的习

惯，不辞而行，来去无踪。今天灵魂世界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以后她也许乐意再讲。我放下笔，将记录的稿纸看了一遍，觉得很有趣。我发觉我是坐在图书馆的办公室中，十二张办公桌，有十一张是空着的。我一人孤寂地坐在这里，也不知道写了多长时间，我顿时感到有点儿茫茫然：我自己究竟是一缕灵魂？还是一个人？我镇定地想了想，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确是现实世界中一个正常的人。窗外透进来一丝淡淡的曙光，啊！原来白天已开始了，我披上大衣，递起文夹，心绪仍然有些迷惘，我悄悄地步出了图书馆。

一九八三年二月六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对“中国周末”的感想

这真是一个三十年来最好的消息，由女作家聂华苓发起的九月十四日“中国周末”，来自各地的作家们聚叙一堂。为此，《海洋》副刊编了个“中国周末”特辑。写文章的有：聂华苓的开场白；萧乾、陈若曦、秦松、李怡、高准等的大作，篇篇都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热诚呼喊，只有这种真情挚意的文章，才能打动人们的心弦。为此，使我这个圈外的闲人，也忍不住提起笔来说几句或许不该说的闲话。

聂华苓作家说的真对：“我们不是来交锋的，而是来交流的。”这次的交流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思想的交流，友情的交流，象长江的流水，永远畅流着，是和暖的，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冰冻。

近年来，飘流在海外的中国作家，或是文学爱好者，简直是海外的孤儿，没有父母的爱抚，谁来关心你在精神上的饥渴与需求，只有自己在暗中摸索，在寂寞中挣扎，有了这次叙会的开始，希望这些孤儿从此有了个家。

中国是包括大陆与台湾，中国作家除了大陆与台湾之外，还包括了侨居海外的作家们。

近闻中国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召开了两次讨论会，讨论陈国凯的一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这篇小说能引起读者的重视、热烈的批评和争论，是可喜的现象。希望以后对其它有水准的作品，也能有同样

的关切，既肯定作品的优点，也指出其中的缺点，对作家来说其促进作用非小。希望中共今后应摆脱教条的束缚及“四人帮”遗毒的桎梏去评论作品，以文学论文学去批评，这才是一条正路。

台湾在这三十多年以来，出版及翻印了许许多多的书。还有香港也是文化的绿洲。大陆上“四人帮”借着“文革”，摧毁了许多无价之宝的书、画及艺术品。台湾对于文化界人士，切不要借口芝麻蒜皮的细事，而疑神疑鬼地兴风作浪，否则，岂非又同“四人帮”一样，结果不是自己打击自己么？！

纸上谈兵，谈时热闹，过后就忘了。这是没有用的。就是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或许也不容易，希望作家们团结起来，脚踏实地的去做，不怕风吹雨打，为我们中国文学创作开拓灿烂的前途。闲人闲话，语尽于此。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赴墨西哥看别出心裁的斗牛

美国与墨西哥虽仅一桥之隔,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从美国的得克萨斯(Texas)州的埃尔帕索(El Paso)城到墨西哥的边境,乘搭电车或汽车,不到十分钟,过了桥,其境域就不及美国的整洁、富庶了。

生长在墨西哥贫苦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把前途寄望于当一名斗牛士,就可能一跃成为百万富翁。譬如:曼诺雷得(Monalete)已成为墨西哥年青一代的偶像。曼诺雷得是西班牙人,也是西班牙有名的斗牛士,但不幸在一九四七年的一场与牛格斗中,一时疏忽,触及牛角而亡故,时年仅三十。出殡之日,宰相执紼,全国志哀。这位斗牛士,不仅被西班牙人目为西班牙的英雄,在同一传统与习俗的墨西哥的人民心目中,也成了崇拜的偶像。人们一方面崇拜他的斗牛技术,另一方面也崇拜他的奋斗精神,因为他就是从困苦家庭中奋斗成功的孩子。

斗牛(Bull blight)在墨西哥与西班牙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极普遍的娱乐,象中国人喜爱评剧一样。斗牛场在墨西哥的华雷斯城(Juarez)。这座露天的场所是圆形叠梯式,可容纳一万名以上的观众。这天是星期日,斗牛场四周的看台上已挤满了人,下午四时开场,初夏的骄阳,还高悬在空中,但观众忘了烈日的毒焰,精神全都集中在斗牛场上。